

■百姓故事

"全能技工"老全

○陈慈林

50多岁的老全，是我家小区旁小五金店老板。老全的店面不大，店堂内凡目之所及处，层层叠叠堆放(悬挂)着各类装修材料、管道配件、五金小工具和家电低值易耗配件等，几乎连落脚空间都没有。老全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利润低、房租高，周边的店已关了不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小区居民们都劝老全别轻易放弃，因为他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全能技工”。

老全原先家住杭州近郊，他还是小全时，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相差10多分与大学失之交臂。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复读，只能回乡务农。但他聪明肯学，做一样像一样，还考出了农村电工证。30多年前，年轻的小全带着新婚妻子，抱

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近郊农村到当时还是城乡接合部的小区租房开店，打拼谋生。

其时小区落成不久，装修材料需求量很大，小全看准机遇，备足质量上乘、价格适中的货源，生意很红火。他为顾客推荐的装修材料针对性和性价比都较高，获得良好口碑和许多回头客，很快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进城第三年就首付30万元，在市中心买了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跟。

不久小全生了儿子，又培养他在城里从幼儿园读到大学。5年前，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就业，前不久娶妻生子，“升级”祖父的小全自然变成老全。

儿子成家时，老全帮他以150

多万元首付买了套店铺对面小区的住宅，奠定了两代人在城里扎根的基础。儿子就业不久就娶妻生子还房贷，压力很大，老全还得“扶上马送一程”，帮儿子承担月供5000元。新冠肺炎疫情后生意不好做，幸亏他仗着“全能技工”的手艺，帮小区居民修理各种家电、解决各种生活难题，收入甚至超过小店经营。

我们小区及三公里内的周边小区，居民家的电器发生故障，都会第一时间给老全打电话。他也不负所望，从修理复杂的空调、洗衣机、电冰箱、消毒柜、煤气灶，到相对简单的太阳能热水器、电风扇，或更换水龙头、照明灯具等，由他捣鼓一阵后基本都能搞定，似乎没有他不会修的。

我很好奇，曾问过他，这全能技艺是跟哪位师傅学的？他淡淡一笑：“自学的呗。”当初农村电工只掌握用电基本知识和简单的电器维修，当他第一次打开使用集成块和电路板的空调、洗衣机时，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没有师傅教，他只能用“笨”办法：拆开一台空调(洗衣机)，对着说明书，熟悉一个个零件的名称和功能；从书店买来维修书籍，按图索骥、照猫画虎，一步步分解，一次次组装。N次摸索、N次实践，终于炼成了全能技艺。

我搬到这个小区17年，家里除新换的液晶电视机，其余家用电器几乎都请老全修理过，有的甚至不止修一次。有几次修理很棘手，他都会想方设法完成。某年冬天，

洗脸盆水龙头漏水，这龙头挤在墙壁与台盆之间，缝隙很小，扳手伸进去后，使不上力。他躺在地上，愣是几毫米几毫米地转动扳手，用半个多小时完成平时只需几分钟的任务，换好水龙头，大冬天出了一头白毛汗。

上个月某晚，我健走回家后洗衣服，下置式搪瓷台盆因石头胶年久老化，突然脱落摔到地上，砸坏了下面的水龙头，擦伤了我的小腿胫骨。我紧急向老全求援，他看了我发过去的现场小视频后，让我放心休息，说天一亮就过来帮我处理。次日6点钟，他背着各种工具上门，只用了半小时，就把五六公斤重的搪瓷台盆粘回原址，换掉被砸坏的水龙头匆匆离去……

■性情中人

田恪宗是文艺带货人

○王珍

坐拥书城，尽情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和同样喜欢读书的人畅谈书里书外的事，这个我从小到大始终没有改变过的梦想，终于成为我生活中的现实。

一直号称只喜欢写出来不喜欢说出来的我，这会儿正在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百姓书屋和田恪宗相对而坐，喝茶聊天。自然而然地说到了白居易、苏东坡、李煜、赵佶，“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样的诗词不时地介入于对话中，那是一种味道，反正不是酸。

尤其是聊到西湖龙井时，肯定会说起苏东坡的“从来佳茗似佳人”、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是河南人的缘故，田恪宗对这位艺术型皇帝津津乐道，说他自创的瘦金体、自成院体的花鸟画等艺术造诣。说到他擅长的体育活动蹴鞠，这位皇帝堪称足球明星……

一段历史，一位历史名人，被田恪宗讲得活灵活现。我忽然有一种“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而田恪宗的本事，完全不止是能说会道，他能不断地激活你的兴奋点，情不自禁被带入高谈阔论中，并且，让你体会到，并不是所有的高谈阔论都等同于吹牛、说大话、弄弄。

他有时是一位安静的聆听者，有时又是一位侃侃而谈的主讲人。但不管是听还是讲，他都有一种驾驭力，能够让你走心地听下去，讲下去。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认他为良师益友。因为他能教你怎样更好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更能教会你做一个好的听众。

是好友云山秀水的牵线搭桥，让我认识了田恪宗。我第一次是冲着他举办的一个读书会去的百姓书屋。但是，我去再去，就完全是因为田恪宗的个人魅力了。我至今不知道田恪宗具体的职务头衔，但我知道，街道把偌大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交于他来运营，要把诸多大大小小的场馆、会所、会议厅等优质资源合理地利用起来，田恪宗正在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地策划组织一场场文化艺术活动。他组建了文学、摄影、朗诵、英语、瑜伽、厨艺、手工等精神的、物质的艺术生活团队，让琴棋书画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让每一个闲林人能有一个读好书、品香茗、聊雅趣、展才艺的平台。

一个好的策划人，加上超强的执行力，差不多就是如虎添翼的意思吧。不得不说，田恪宗是一个才情并茂的人。可贵的是，不管是随意聊天，还是作为正式讲座的主讲人，田恪宗基本上不说教，也不会只管自己滔滔不绝，极少掉书袋。他非常善于放低姿态，把话语权下放到每一个人，总能引领着大家进入一种良性的互动氛围。

比如近日他举办了一次摄影讲座，他教大家学会运用手机上各种很实用的摄影功能，他常常游荡在听众席间，把讲坛让给听众，作为展示平台，自己则悄悄退到幕后去做导演，非常巧妙地把教学变成了分享。

田恪宗非常务实，不浮躁，但也不故作深沉，不刻意潜水。在一个真正实现了人以群分的微信摄影群中，田恪宗不是群主，更不以主角自居，疑似旁观者。而实际上，这个非同一般的旁观者，绝对不作壁上观，每一位群员晒出的每一张照片，他都会从拍摄的光影、构图等技巧到照片的寓意，很用心地点评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其中蕴含着恰到好处地带动、感染和激励。

有一次，我随意发了一张照片：枯叶落在斑驳的树影间。发完就自觉惶恐了。“长在影子上的黄金叶”，经他点题，瞬间诗不在远方了。化平常为神奇，他虔诚地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大师”，其实也有他善意的祝福和美好的期望在其中。

我对阿谀恭维，奉承谄媚相当过敏，直接调侃他为“大师打造机”。强大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被带入窘境，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突破口，他太懂得把一句好话说好了。比如，一张极随意的照片：几包方便面，两只柿子，他一样会极速找到亮点：“家，好温暖。柿柿如意。康师傅亲自红烧。”

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永远都不会把天聊死。那是因为上苍赋予他的双商都够高，外加他修炼出了一双真诚、善意能够发现美的犀利眼睛。

对于我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而言，田恪宗是一种很好的治愈。

各种活动在有声有色地开展着，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成了一个我非去不可的地方。在一群喊着“田老师”的粉丝团中，也有我的名字。

带货成功，田恪宗用的是匠心而不是套路。



飞得更高 王慧 摄

■行走随笔

新加坡的组屋

○林椿

常去新加坡，对这个岛国的印象不错，今天来说说他们的组屋。每个国家都有住宅建设，新加坡也不例外，他们的住房分别有组屋、公寓、别墅三种类型。组屋相当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而公寓和别墅就归属于商品房了。

新加坡的组屋新旧都有，早的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新的如现在的榜鹅新城是高档组屋。组屋从大小来分，分别有三房户、四房户、五房户等等，类似于我们的小套、中套、大套房。我的朋友住着五房户，即一客厅、一饭厅、三间卧室、双卫生间。面积约125平方米。主卧朝东南，客厅与两次卧朝西南，饭厅居中。这个朝向与我国的坐北朝南不同，但却符合新加坡的地理特点，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全年长夏无冬，是热带海洋性气候。这个朝向日照充足，空气流通好，晚上7时以后，气温下降，海风劲吹，不用空调电扇，也能睡觉，有时还要盖薄毯子。

朋友家面积不算太大，但已够宽敞舒适，主卧约15平方米，配单独卫生间、走入式衣柜，这衣柜足以放得下全家衣服被褥。两间次卧大小相同，约12平方米，足够放下5尺大床、写字台、衣柜等，可作小孩房或书房。客厅尤其值得说，长方形，约有40平方米大小，组合沙发、电视柜、体育器具均可放置，五六十个人在客厅活动，也不是很拥挤。我朋友这套房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户型，已经相当经济适用了。

小区的配套也精心设置，每个组团都设有商店、超市，几个组团合成则设置大菜市场、饮食中心、社区银行、社区诊所。各栋楼房之间，绿草成荫，小道纵横，种植着高大的树木，一些配套的儿童滑梯、攀登架以及供中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械合理分布着。在一些大的社区或组屋集中地，政府还建设了游泳池、篮球场、田径场和足球场，方便人们随时打球，健身玩耍。

当时全新加坡200万人口，约40%的家庭住贫民窟或棚户区，只有9%的家庭住在较像样的房屋里。李光耀总理提出“居者有其屋”，建立了建屋局，专门从事组屋建设，政府规定：只要是新加坡公民并组建了家庭，那你就有权利购买一套由政府补贴的组屋。这套组屋的价格，大致是中低收入家庭四五年收入之和，同时，大致是同期商品房价格的一半左右。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套舒适合理、价格又相对低廉的住房，对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尊严。

夕阳西斜，我徜徉在组屋的绿茵小道，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奔跑，球场上，大孩子们在争抢投篮，也是欢声笑语一片。新加坡的国歌唱道“来吧，新加坡人民，让我们共同向幸福迈进；我们崇高的理想，要使新加坡成功。”我觉得他们确实在向成功大步迈进。

■思绪点滴

繁华落尽是苍凉

○山风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仍常常想起。每每念及，不胜唏嘘。

一个春天的早上，我受医院委派去给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采血。

阳光明媚，车水马龙。车子拐进一个闹市中心的小区，陪同前往的联系人小声对我说，此人性情古怪，如果言语有冒犯，还请多多包涵。我说，不要紧的。人活着多不容易，况且还生病着哩。

客厅朝南，窗明几净、宽敞明亮。讶异的是，客厅没有沙发茶几的点缀，空荡荡如溜冰场。我正在寻思老人在哪里，忽然，地板传来一阵急促的车轮声，倏忽之间，一个轮椅上的男人赫然出现在眼皮底下。原来他不是久卧在床，而是双脚无法行走！他其实年纪不大，五六十岁的模样，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脸色苍白。和他的目光接触，我打了个寒颤，这是一个多么孤独忧郁的人。怕自己的吃惊伤着他，我赶紧俯下身，平静地消毒采血。他沉默着，欲言又止。

静默让人如芒在背，我和联系人换鞋准备离开，背后突然传来低低颤抖的声音：“你们都能走路，我也有脚，但它们死了，死了……”我们转过身，轮椅上的男人双手捂脸，肩膀抽搐，轮椅微微抖动着。“我每天在冰冷的黑洞，没有温暖……”他的妻子跑过来蹲下，抱住他……窗外，一棵白玉兰树正在悄悄绽放，阳光落在绿叶，熠熠生辉。

后来，我听到坊间很多关于这个男人的传说。上世纪90年代，男人正值壮年，是单位的一把手，气宇轩昂，雷厉风行，随从者众。工作忙，应酬也多，白天连着晚上，晚上接着深夜。40多岁的时候，身体亮了红灯——

血糖高。妻子忧心忡忡，劝他回家粗茶淡饭。他很不耐烦，单位发展正在上升期，业务往来多，哪个环节都需要打理。他是一条鱼，社会是大海，鱼焉有离开水的理由？有时，也有咯噔的声音在喧哗里冒出，酒杯在空中停顿好一会。但，微弱的声音很快被一屋的推杯换盏声淹没。尽管助理有时也会挺身而出，但更多时候，他沉醉其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妻子一个接一个关心的电话，他恼火得一次次按了静音。

后来医生提出警告，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少吃多动，饮食清淡。然而，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花旗银行流传的名言：只要音乐还在响，舞步就不会停。他像一个陀螺深陷其中，抽身乏术。当感觉不对劲时，眼睛模糊了，最初他还以为眼睛老花。事实是，糖尿病已影响眼部微血管和神经，不可逆。

人生是一场旅行，命运的列车总是开往未知的远方，因和果如影随形。他的血糖一年比一年高，后来导致周围血管病变，血管闭塞，双腿麻木，无法行走，最后只能借助轮椅。繁华落尽，生命的脉络写满苍凉。几十平方米小小的斗室，他每一日都如困兽打转。现实像一双大手紧紧攥紧他，多少次他感到自己快窒息了。呆呆望向窗外，他想起那些精彩纷呈的过往，恍然如梦。人生如果能倒着走，该有多好！他会坚持过俭朴的生活！多陪伴妻儿。但人生，没有如果……

后来，他的肢体出现溃瘍甚至坏死，最终不得不截肢……生活面目狰狞，生命支离破碎。前几天，听说他已离世，生命定格在65岁。

■凡人凡事

凡人廖伯

○周勇

8月31日中午，原房东廖伯的儿子佳林照例送一只吴山烤鸡过来，我见他袖臂上挂一道黑布牌，就问，你父母身体如何？

佳林说，父亲已去世了。我吃了一惊，廖伯是怎么“走”的？佳林顿了顿，他上树摘无花果，结果摔下来，头部着地，没几天就走了。

哪天走的？我追问。佳林说8月6日。

廖伯一家和我们其实有着很深的一段缘分。他是我们两口子到杭州的房东。去看房时，他说自己家挺简单的两室一厅，你们住隔壁房，一个月400元房租。我们当即表示满意，就签了租房合同，第二天，我们就搬来了。那时，我妻子在杭州铁道大厦上班，我在美院附中上课。廖伯退休于杭州东南化工厂，廖伯的妻子杨姨曾在省民

建当出纳，退休后工资几乎是廖伯的两倍。杨阿姨以前在杭州人民中学当过老师。大家聊起天很是融洽。

我们下班时，廖伯就让我们和他家一起吃饭，他烧菜很有一套。我印象深的是笋干老鸭煲。廖伯说，鸭子要三年以上老鸭，开水滤去浮渣，再把泡好的笋干除掉老头，撕成条。记得要用煤火炖，大约两小时就可以了。

时间久了，因为卫生间下水道不畅通，廖伯和杨姨商量一下，决定让我们搬到他儿子住的美政花苑。那是他儿子的婚房，有40余平方米。他说，你们住这边方便，我儿媳住在萧山开美容院，也不大回来。房租就600元，每月一付。

每个月付房租，廖伯照例请我

们饱吃一顿笋干老鸭煲，一般是一个月一次，一直到我们自己买房，我们在美政花苑住了大约8个月。廖伯的笋干老鸭煲真的很好吃，笋干嫩，老鸭软香，汤味鲜浓。廖伯一个劲地往我和妻碗里夹菜，说你们打工不容易的。你杨姨去交物管费到美政的家里看了，你们冰箱里连块肉都没有，盘子里都是小菜。你们最好是半个月来一趟，我给你们烧顿好吃的。

2001年6月，我们在候潮公寓买了套房。和廖伯说退租。他满口答应。搬家的时候，廖伯来帮忙，他说没什么送的，给你们烧只老鸭补补。此后每到逢年过节，廖伯总叫我们去他家吃饭。后来，他说，你杨姨说你们家地方宽裕。以后过年，就去你家烧饭吃吧。这个决定下了之后，廖伯让儿子把老鸭

煲炖好，鸡肉烧好，大包小包拎我家来烧饭。

大伯不喝酒，他血压高，血糖高。只能喝点无糖饮料，有时他也会自己带来。酒足饭饱，他和我们讲杨家将故事，讲红楼梦故事。他说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编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他自以为絮絮叨叨说古典小说。我和杨姨是语文老师，我们耐心听着，廖伯讲得更起劲了。

廖伯为人善良，慷慨大方。他经常让儿子给我们买点好菜，分文不取。他说你们外地人在杭州打拼不容易，还房贷，养伢儿。还开玩笑说孩子生下来后，帮我们带孩子接送幼儿园。

我还记得，有次回家过年晚上，廖伯照旧买好菜来我家烧年夜

饭。他告诉我怎么烧红烧肉，炖小甲鱼。吃好后，他口述给我一副对联：福门住户探窗月，向阳人家著书人。

每一年，小伙子佳林总是给我们带吴山烤禽，还有临海老家的海水蛭子。每一岁，廖伯一家总是给我们送水果送报纸。杨姨说，自己老了，看不清楚报纸了！

廖伯今年应该是80岁了，算是福寿了，如果没有这场意外，也许还能再活五年十年的。

愿善良的廖伯一路走好！他们一家也是我们遇到的杭州好人，好房东，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李宗盛有首《凡人歌》是这样唱得：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我想，廖伯在天之灵，也许能空一点了吧！